

煎熬

■何亚兵

高考就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“战争”。对每个考生而言,高考前后的种种煎熬,非个中人难解其中滋味。

我想起的是一段关于心理焦虑的“情景再现”。那是十多年前,我的同桌俊成绩优异,家人和老师对他的期望值都很高,他自己平素也很自信。随着高考日的逐渐临近,俊却愈加烦躁不安:刚背过的内容隔会就忘记了,再翻开书却又全记起来了;刚做过的习题算了一遍又一遍,却总怀疑漏了哪一步;夜晚总是睡不着,看书却又犯困……半夜经常猛然惊醒,打开台灯,翻开在迷糊中突然想到的问题……

好不容易熬过那炎热的“七八九”,等估充分再来填报志愿时(当年还是高考成绩正式出来前填报),我的同桌俊让所有人傻眼了——一个酷似中国古代史课本上“山顶洞人”复原图的俊站在我们面前,头发稀松,还杂了些许灰白——这就是曾经俊朗不凡、健康富态的俊吗?!我们不敢相信,但真人就在眼前。高考刚过四五天而已,而俊差不多都消瘦得脱形了。谁也不知道这几天他经历了什么,但那疲惫与憔悴却是如此明显。

以前读史书,看到伍子胥为过昭关而一夜白头,总觉得是艺术虚构,现在却不由得相信了。好在,我们最终都如

考上了大学,虽没有预期的理想,但也不必再受煎熬之苦了。大二时到俊处作访,俊早已复原如故,依旧俊朗富态。提及当年,俊还是不堪回首,只是说起当年估分前后那种“望眼欲穿”的焦灼,那种整日整夜不能合眼的煎熬,不能片刻宁静直欲崩溃的焦虑,至今想来后怕。我也想起那个夜晚,对着估分的试卷答案,直觉得喉咙焦灼得如绳索勒住一般,连喝了四瓶矿泉水还燥热难当的情形。我们不由相视一笑——可怕的焦虑啊!

前些年轰动一时的情景喜剧《武林外传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:吕秀才为郭芙蓉的暴躁脾气设计了一个稳定情绪



的妙招,每当冲动之时,便立马深呼吸,闭上眼睛,开始自语“世界如此美妙,我却如此暴躁,不好,不好”。如是者三,效果倒也不错。这种应对心理焦虑的方法看似搞笑,其实是很有道理的,属于一种自我解压。只是太过直白,显得十分浅表诙谐。但其中意味却很是深刻。

还是古人说得好,“每逢大事须静气”,要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相对于吕秀才西方式的“心理排遣疗法”,这也算是一种东方式的含蓄的“心理暗示疗法”吧!但愿现在的“家有考生”们,能在师长的引导下少一点焦虑、多一点坦然,在高考这件“大事”前也有着应对“小事”的良好心态!

吴老师

■高洋斌

近三十年的学海生涯,换过十几个老师。现在回想起来,高中时期的吴老师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吴老师个头不高,皮肤黝黑,我那时真怀疑吴老师的童年是在非洲做童工。吴老师形影不离的老花镜时时刻刻在提醒别人他是一个下乡知青,天生自来卷的头发在风的抚摸下,像波浪一样泛起阵阵涟漪。

吴老师工作极其负责,每逢课上有调皮捣蛋的学生窃窃私语,一向耳聪目明的吴老师便大谈圣人之道,什么孔曰成仁、孟曰取义、忠孝廉耻,像脱膛的子弹迎面袭来,让每一位听课生稚嫩的心灵瞬间变得千疮百孔。

有一次,我上课走神,满脑子幻想着最高尚的场



景: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,面对数千条冰冷的枪口,滔滔不绝地站在高台之上大声疾呼:“真正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……”忘我的演讲从内心深处迸发而出,像一道闪电划破寂静的夜空。

我的声音响彻班级,吓得美女同桌花容失色。在全班同学诧异的眼神中,淡定的吴老师扶了扶鼻梁上高挺的老花镜,用他那炉火纯青的弹指神功给了我一记粉笔头的警醒。吴老师摇头晃脑地说道:“回头吧,孩子,我为中华之崛起而担

忧!”伴随着同学们千奇百怪的笑声,我选择了沉默,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继续沉默。

记得高考那天,平日里连打一声喷嚏都听得见回响的街道,一瞬间变得人声鼎沸。高考最后一门课程结束后,所有学生照例向吴老师报到。吴老师的熊猫眼晴告诉我们,他已经好久没有休息了。

此时的吴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学生投笔从戎上战场了,老师在战争即将结束的那一刻脸上挂满了“千古英豪多寂寥,古来征战几人回”的悲怆。我知道,在吴老师眼里,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。只是这一刻,他的孩子就像展翅的雄鹰,要飞到五湖四海去了,去实现各自远大的理想。

不舍的吴老师心里非常痛苦,最痛苦的事情不只一次,而是每一年,吴老师都要经历这种生离死别。就像西游记中的沙僧,每七天都要经历一次七剑穿心之苦。

大学毕业后,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好几年。每一次

重归故里,都会约上同班好友去拜会一下早已退休的吴老师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一行十几人敲开了吴老师的家门,开门的师母做了一个嘘声的手势,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内,看到早已白发苍苍的吴老师趴在桌前睡着了。

吴老师还是那样的慈祥,还是几十年不变的爱好,还是几十年不变的爱好。一本三国、一杯茶、闲话说人家。吴老师睡得很甜,丝毫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到来,我们一行数人都不愿意打扰恩师的美梦,便自觉地退了回来,和早已鹤发童颜的师母唠起了家常。

师母告诉我们,吴老师的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了,昨天的事情今天就忘了。师母怕老伴哪天忘记所有事情,便天天给他讲述过去的点点滴滴,让恩师加深印象。说也奇怪,吴老师对什么事情都记不住了,唯独对墙上的一张合影,高考时期的毕业照记忆犹新。一想到这里,我们一行人的泪水飘然而下,湿透了衣襟。所有人都站在恩师的身后,久久地不愿离开。

我的高考

■陈栋林

想起当年的高考,心里总有隐隐的痛,挥之不去。

我的高中学校距家大约八十华里。上高中期间,我一般每个月回家一次,有时两个月。那时,父亲在一家乡镇企业工作,也是一到两个月才回家一次。我回家时他不一定回去,他回家时我也不一定回去。这样,我就很少见到他,有事只能给他写信,或让居家的母亲代为转告。母亲一直身体不好,不能下地干活,我学习和生活所需要的花费,全仰仗父亲。

距离高考大约一个月的时候,一位老乡去学校找我,说母亲托他给我捎去了粮票和钱,还捎口信让我安心念书,准备高考,考前不要再回家。照理说,这样的说辞合情合理,可我却无由地嗅出了不同寻常。第二天,我便骑自行车往家赶。到家门口,抬头看见大门上贴着白纸。直到那时我还认为,大概是家族里哪位邻居家有老人去世了。到家坐定后,母亲看着



来很平静,却说些不着边际、没头没尾的话,说着说着,再也忍不住,突然放声大哭起来,哭着说,我的父亲没了。我吓懵了。

原来,在我回家前的半月,我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了,年仅五十五岁。而母亲为了不影响我高考,力排家族长辈意见,坚决阻挡别人把我召回。她

要求封锁消息,不把父亲去世的事情告诉我,直到高考结束。

可是,我还是在高考前知道了。因为没能看父亲最后一眼,没能给父亲守灵并跪地痛哭一场,没能手捧他老人家的骨灰盒送葬,我心里留下了更大的创伤和终生的遗憾。

我给父亲上过坟,又在家

里住了几天,然后回到了学校。从返校直到高考结束的那些日子里,我心中郁结着悲痛,几乎天天晚上做噩梦,白天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学习。高考自然是一塌糊涂,成绩很不理想。不过,虽然没考上大学,但还是被录取到了一所中专学校,得以继续上学。当年我曾想复读,来年重新参加高考,但家里太穷,多上一年学就多一年的负担,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。

两年中专毕业后,我参加了工作。可是,从未抛却上大学的梦想。于是,我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。经过六年努力,先后考出了专科和本科毕业证书。此外,还根据工作需要学习专业知识,考取了经济师专业资格证书;工作兢兢业业,业余时间则痴迷文学创作。这些年来,虽无大的成就,但因了持续努力,梦想之树也结了几枚小小的果。劳累一天下班后,还要干家务,及至家人都休息了,再静下心来啃书本、搞写作,熬过多少夜,吃过多少苦,自不待言。但是,因为心中有梦,虽苦却充实并快乐着。

我的高考已然过去二十多年,想起来仍有隐隐的痛。但是,这份痛也时时警醒着我:那些人生的所谓关键节点,只是途经的驿站,绝非最终目的地,前路迢迢,永不言败。

我的高考岁月

高考,牵扯着十几年的追逐与热望。虽然之于漫漫人生长路,我们没法给它一个准确定义,但是在青春岁月甚至整个人生旅途中,我们的确很难找出与之相同甚至只是相类似的经历。那样一段完全称得上特殊的经历,带给我们的也许是欣喜,也许是悲伤,也许是平淡。又一年高考临近,你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高考岁月?来吧,与我们分享你的高考故事吧!

一、征集主题:
与高考有关的回忆、有趣故事

二、征集要求:
投稿须为原创作品,且未在其他媒体刊登,本报将择优刊登,凡见报稿件本报将有一定数额的稿费提供给作者。投稿时请务必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联系方式。

投稿邮箱:
ytdxwl@126.com
970155386@qq.com

